



隋史遺文

卷之十二  
止

1544  
13<sup>4</sup>



特  
1644  
13

劔嘯閣批評出像新刻隋史遺文卷之十

第五十六回

士信鎗挑玄應

尉遲梁刺雄信



后仇轉眼真堪異。乍相依。俄然相二。總為意見。  
睽惹得形兒離。豈是辜恩。良非負義。恩重身。  
心為使意氣喜相投。便是堯堪吠。

右海棠春

亂世英雄。渾無定向。有恩義。有駕馭。便賢良入彀。  
沒恩禮。沒驅駕。能使豪傑離心。昔日事我之人。轉

隋

卷十二

第五十六回

爲相杜付之人。王世充只爲一點猜疑不化。便是虛恩假禮。都被入識破。況且始初立越王侗爲帝。後來奪他的位。將他來縊死。這明明是篡國弑君之賊。舉動與宇文文化及無異。竇建德可以誅化及。則是當初人沒一個討不得。王世充罪了部下將士。如秦叔寶一千都已投唐。不思量真心寔意收拾人心。還又嚴刑重法殺戮不附的人。又嗔怪部下。唐以來攻唐家州縣。所以激怒了唐王。差下王世充督大兵。規取洛陽。却喜叔寶已回。仍在秦

王麾下。秦王辭了朝。出軍分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縣進兵。取龍門一帶地方。將軍劉德威自太行山取河內地方。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絕世充糧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自己用羅士信爲先鋒。叔寶敬德知祥翟長孫領玄甲兵爲左右翼。其餘大將如屈突通竇軌偏裨齊國遠李如珪都領兵相從。先着羅士信取慈澗地方。王世充聞知也。遣兄弟子侄魏王王弘烈守襄陽。荆王王行本守虎牢。宋王王泰守懷州。齊王王世

惲守南城。楚王王世偉守寶城。越王王君度守東城。漢王王玄恕守合加城。魯王王道狗守曜儀城。左輔大將軍楊公卿領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領內府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領外軍二十八府步兵。太子王玄應督領部下驍將燕琪、葛彥璋各支兵馬以備廝殺。這是

天心未悔禍。

豪傑相紛爭。

紛紛士與民。

何以全其生。

羅士信先鋒兵到慈澗。王世充便遣太子王玄應帶領人馬迎敵。那玄應頭帶束髮冠，身穿錦戰袍，左首燕琪，右首葛彥璋出戰。見了羅士信，大罵道：「背義逆賊！我父王如何待你，你却反叛朝廷！羅士信，少年情性，如何當得也！睜着雙眼道：『小逆種，你怎麼殺了隋家皇帝？我是鄭元真一輩人麼？說罷，一條鎗似出洞蟒，直向王玄應攆來。王玄應也急挺鎗相應。這玄應雖說是個將門之子，曾經戰陣，如何當得羅士信？燕琪、葛彥璋也怕有失，都挺手

中器械來夾攻士信。士信早已手起一鎗，跌玄應落馬。但見

着地金冠飛落月，沾泥彩袖墜流霞。

羅士信復挺鎗刺時，虧得燕琪敵住。葛彥璋忙救玄應上馬。燕琪也抵士信不過，敗走而去。士信屯住慈澗，待秦王後軍玄應却。又悔氣自己已被傷，帶了敗軍，要與王世充相合。不期到得西濟州，恰遇着懷州總管黃君漢聽調到河陰，遇着是一支生力兵截住，順便殺了一陣，殺得大敗，虧輸掙得性命。前往瓦崗，早又遇了熊州總管史萬寶。他到宜陽，巧巧又相遇，殺了一陣，部下將士折了一半。幸

值王世充自帶精兵三萬來救慈澗。史萬寶見有救兵，遂不追殺。自到宜陽，王世充帶了玄應，還到慈澗對壘。安營已了，報有唐兵到。世充忙帶燕琪、葛彥璋點兵一萬分三路來迎敵。這邊秦王却止帶得羅士信、秦叔寶幾個將官，三百多人馬。只是來哨探王世充人馬多少，安營何處。也過幾個山崗來得，緩也不覺得煩苦。及至見鄭營裏塵動，知

有兵來。叔寶道：賊有兵來了。可且回營。回得慌，偏覺得路遠，又難走了。那王世充兵馬見唐兵少，貼地飛來，前前後後把他這一支人馬圍住。尉遲與叔寶努力護住秦王，尉遲叔寶這鞭簡也沒個放空。那秦王在中間放箭，也沒個不着，殺得王世充人馬只是遠遠環着，不敢近前。只有左建威將軍燕琪，憑仗有些膂力，敢來衝突。離有四五步遠，被秦王當喉一箭，燕琪也看得明，躲得快。不料一

閃，閃不遠，中了。

窩番身下，馬叔寶趕上前拿了。

燕琪部下沒了主將，便散。連王世充見沒了一員大將，也不敢戀戰，只得回軍。正是

相逢萬人敵。

難逞一時強。

秦王與叔寶緩緩回兵，部下不折一個，却弄得戰塵滿身。本營兵馬也看不出他嘴臉，辨不出他號衣。直到他喊叫，纔認得他。纔進得營，到次日，捨了慈澗不爭，直在北邙山下營。差人催督各路進兵，又分差部下攻取附近州縣。各路飛報：黃君漢一路差張夜叉做先鋒，帶水兵。寅夜過去，取迴洛城。

拿了他守將達奚善定。燒斷了河陽浮橋。取了倉城。兵馬大勝。一路王君廓打破轅轅地方。王世充差大將魏隱帶兵一萬來救。被他自己帶家丁十三個。伏在險處。等他中軍將到。發喊殺出。幾乎拿了。魏隱部下盡行驚散。直追到首城。史萬寶連破鄭兵。已到甘泉宮。住札。只有劉德威未有捷音。先鋒羅士信去取硤石堡。千金堡。硤石堡堡城低小。信上一躍而上。砍了幾個守城的。堡中百姓大呼投降。士信不戮一人。到千金堡。守堡的把士信大

罵堡城高又堅。士信一時攻打不得。心生一計。着硤石堡老弱婦女抱了些孩子。哭哭啼啼去叫門。道咱們是東都來的。來投羅總管。夜間寒冷得緊。長官方便。放咱們進堡來歇息。一歇息。堡中知道是投羅總管的。不來采他。叫了一會。又一個人道。怪道不應。咱們差了。這是千金堡。不是硤石堡。去罷。一聲去。仍舊女哭兒啼的去了。守堡的有個頭目。是最貪便宜的。道可惡。這干男女原是東都人。怎去投羅士信。料是些尋常男女。沒甚了得的人。

在內不若趕出去。捨了他行李，却也勾几日守城。用度悄悄開了堡門，趕這等五七十個出來。來得不及一半，只聽得黑影子裏一聲鸞鈴响，大喝道：「羅爺在此，堡中掩不迭門，被他佔住了門口，等自己人馬殺入。」羅士信道：「不要留一個，可憐千金堡中不分軍民男女老弱，殺個一空。」

從來尚口固招殃，黷武戕生亦不祥。

他日身尸橫洛水，往還天道甚昭彰。

羅士信只是少年情性，忍不得一口氣，害了多少

人。後來守洛水，被竇建德餘黨劉黑闥攻城，雪深救兵不至，被擒，砍節，年不過二十歲。雖然成忠義之名，却不免身首異處。也是一報秦叔寶領兵攻打洧州。這州中刺史姓崔名樞，長史却是張公瑾。又有王世充差來本州的營田使是魏徵。三人計議張公瑾知道來的是叔寶，有意歸唐了。道：「唐兵三逼洛陽，鄭王不能救應，不若投降。」魏徵道：「勢應如此。」崔樞親差張公瑾為使，舉州歸降。叔寶相見大喜道：「我不喜得一州，喜得二故人。」三人各仍舊



戰叔寶自歸北邙大營。一時降了好些州郡。世充見勢危急。大出兵在青城宮。與秦王隔水對陣。意思要求。和。自帶了冲天冠。蟒袍玉帶。簇擁了許多將校。請秦王答話。道。隋室分崩。羣雄割據。唐帝關中。鄭帝河南。各守邊境。寡人未嘗侵犯。秦王何故率兵東來。秦王也束髮金冠。錦袍玉帶。回答道。隋氏亾滅。天命在我。四方莫不歸順。唯公負固。不得不征。世充不得已。只得又頌着臉道。兵凶戰危。勝負未知。不如與王講好。息兵。以免生民塗炭。秦王道。我奉詔東來。要取東都。講好之事。非我敢專。兩邊相拒。到日暮。各自還營。世充這時候。

不勝心胆喪。

意氣已先降。

秦王見鄭王詞氣卑遜。料他計窮力竭。要與他大戰一場。決一個雌雄。先相一片可以廝殺的地方。帶了五百玄甲軍出營。秦叔寶攔住馬道。大王累次輕出。幾困于賊手。不若待小將前往。秦王道。將軍勿懼。我有玄甲軍五百。又有將軍與敬德。何畏賊兵。自己當先。望去有一所高原。可以遠望。正是。

北魏宣武皇帝陵。秦王飛馬跑上去。眾人相隨。同上。這是秋盡天氣。一望去。

神枯疑地濶。

米落見天空。

一覽無遺目。

山川指掌中。

秦王立在陵上。把鞭梢指了對着尉遲與叔寶道。此處好排軍馬。此處好列步兵。此處可伏奇兵。指手畫脚時。他服色與人不同。早有人報到中軍。報與鄭王道。唐國秦王帶領五七百騎兵。立在宣武陵上。窺我營中。請旨定奪。鄭王道。這廝兵少。料不

敢來攻我大營。或是誘敵之計。也不可。知。前番燕。燕。潤。欺他人少。去圍他。失了一個燕琪。如今不可。噫。他術中。只聽得帳下一人大聲道。世民小兒。輕我國中無人。敢率輕兵窺我營寨。若不驅除。為彼所笑。末將願單騎前往。生擒這廝。獻于麾下。世充觀看。乃是單雄信。世充道。世民英勇有謀。還恐是計。單雄信道。主公不聞入百萬軍中。取上將頭。如探囊取物者乎。雄信此去。誓取此兒。却又是冠軍大將軍陳智畧道。主公倘疑他有伏。末將願領本部

排稍軍接應。世充大喜也。領親兵後應。單雄信也。不待兵齊。也不領本部人馬。單身獨自。持丈八矛。跳上馬。飛奔陵上來。此時徐世勣先在黎陽。與竇建德相持。被他打破黎陽。擒了父親徐蓋。世勣只得歸降。後同夏將曹日。取曹柳二州。他定計圖襲殺曹日歸唐。不料事露。只得拋了父親。領本部歸到關中。也隸秦王帳下。從征劉武周。這次也同在陵上道。鄭國軍中塵動。旗展。恐有兵來。言罷。却見一騎馬飛出營來。恰似

片雲離海嶠

羽箭脫弓絃

秦王道。這一人一騎。想是探馬。這馬不停蹄。竟奔陵前來。隨後營中湧出數千人馬。秦王知道他是出戰。要待他將近。領玄甲兵自高冲下。忽聽得一聲喊响道。世民休走。我來取你首級了。這一聲是雄信自己取一助威。秦王却已知覺。相隔不過十步遠。秦王跌轉身便跑。雄信挺着矛便趕。叔寶世勣。忙把手中簡與刀來。格格他不住。世勣只連聲叫。阿兄我主。兩騎也隨趕去。秦王遶着陵跑。陳知

畧兵又到。正在危急。半山中又起一個霹靂。道勿傷我主。自陵上直冲下來。單雄信正到秦王後。正起手去點時。這將一鎗早中雄信左臂。雄信一交跌下馬也。顧不得這匹馬慌慌的。走進步軍隊裏去了。

天意祐真人。

狂奴苦相逼。

鴻飛已冥冥。

縱弋亦無得。

秦王神色定了。叔寶世勳已到。四人兵器齊舉。伴着秦王直殺出圍來。玄甲兵也都趕着出圍。初意

出得圍罷了。却又是屈突通。知道秦王被圍。領眾兵來救秦王。見有生力兵來。膽一發壯。帶了叔寶。尉遲恭。李勣。程知節。丘行恭。段志玄。齊國遠。李如圭。一齊殺入。叔寶殺來。正迎着智畧。兩個戰有數合也。只簡稍兒。畧削得一削。陳智畧早滾在馬下。被叔寶從兵捆了。大兵橫冲亂擊。鄭王也支撐不住。只得大敗而回。被唐兵拿了一將。傷了一將。斬了首級。約有三千餘級。陳智畧名下排稍軍。拿去了六千多人。鄭兵說起唐兵也都胆寒了。

憑將有勇有謀。

自爾百戰百勝。

鄭王一敗消息各處傳聞。一個顯州總管他率領轄下二十五州來投降。一個尉州刺史時得獻率領轄下杞夏陳隨許穎魏七州來降。大將軍張鎮周領本部來降。還有李密舊時親將楊慶先降鄭王。鄭王授他做管州總管。把一個姪女與他爲妻。楊慶見時勢不好也願投降。秦王因他是鄭王姪婿怕他心有反覆。差李世勣前去協守。鄭太子玄應聞得消息領兵來爭。被他兩個合計殺得大敗。

李世勣却又差記室郭孝恪去說華州刺史魏陸。這魏陸降也罷了。却又又要建个功。郭听王玄應差段達女婿張志來。柴州各路招兵。他竟請他到州衙來。預先伏了兵。將來拿下。逼他寫下一封書與王玄應。教他停東道人馬。撤大將張宝慈回汴州。寶慈到得汴州。魏陸又有密書與汴州刺史王要漢。教他殺了宝慈。做功降唐。崇汴一帶地方都已背鄭降唐。沮州華州又被唐安撫大使李大亮取了。王玄應要在各地方彈壓。怕也做了个張志張

寶慈只得逃回虎牢去。依着荆王王行本。聞得洛陽因爲與唐兵交鋒。糧運不通。一疋綸止換得三升米。城裏草根樹皮。皆剝盡了。把浮泥拌着米屑作餅喫。也都餓得十死了七八。這原是

兵與荒相因。

寧作太平犬。

玄應知此消息。在虎牢裝了數百隻糧車。要往洛陽。怕有疎失。自己與葛彥璋領兵三千監押。不料已有人報到秦王軍中。差下李君羨程知節徐世勣三個分頭邀截。三路冲出。大殺也。還留得个王玄應逃回洛陽。糧車并葛彥璋并部下將士。都被他三人拿去。唐兵倒喜孜孜回了軍。行賞論功。王世充真弄得似釜魚籠鳥。糧盡救絕。唯有坐以待斃了。

城孤援絕。聞兵稀。

喉嚨悲筋。怨落暉。

稱帝圖王。几時事。

可憐無計。脫重圍。

總評

唐公殺雄信之兄也。只過誤。雄信是血氣漢子。必于有報。所以抵死與唐爲仇。以致後邊必不

爲唐所容。叔寶世勛。救之不得。  
屠城二字。人不忍聞。不必說到報應也。該縮手。

第五十七回

秦王兵圍洛陽

鄭王求援夏主

詩曰

伊洛湯湯遶帝城。

隋家曾此費經營。

斧斤未輟干戈起。

丹漆方塗篡逆生。

南面井蛙稱鄭主。

西來屯蟻聚唐兵。

興衰瞬息如雲幻。

唯有邛山伴月明。

取天下不難。守天下難。到割據之時。越發守的難。  
這些無恥小人。沒甚名分。今日這家盛。便隨這家。

明日那家盛使隨那家人不肯替我守。雖地廣兵多。倏然而盡。王世充自在洛陽稱了鄭帝。北通突厥。南到襄陽。偌大一個地方。遇了秦王。自己英明。部下又多良將。東征西討。把鄭家所取轄下地方。都降了。弄得一個王世充。坐在洛陽。却是沒腳蟹。一般如何行動得開。秦王所以奏聞唐主。要把兵逼到洛陽。擒拿王世充。唐主依允。傳旨道。克得洛陽。子女玉帛。竟便宜分賞將士。止將乘輿法物。高籍器械。收貯在官。秦王便傳令移兵近城。自己在

青城宮結營。王世充召集羣臣。

戰單雄信道唐

兵日逼。不容束手待斃。如今還

心營寨未定殺

他一個措手不及。王世充便點人馬二萬。自方諸門出兵。前邊逼着穀水。與唐兵對陣。各將官因營壘不曾定。都怕他來攻擊。不勝驚惶。秦王也不介意。帶了數十精騎。又跑上魏宣武陵盼望。道賊臨水結陣。是怕我兵衝突其志已。餒迫于計窮。沒奈何。要背城一戰。若今日殺敗了他。自再不敢出兵了。忙調陝東道行臺屈突通。帶領精兵五千。渡水



擗戰行時放烟爲號。我自領兵策應。果然屈突通奮勇渡河。就冲王世充前陣。一面放起烟火。秦王領着玄甲兵已到。兩邊狠殺。

塵埃欲迷天。金鼓欲翻地。

看取相爭人。誰家鼓聲死。

這秦王他平日是慣以寡破衆。以奇取勝。他先與屈突通夾攻王世充。次後他任屈突通尉遲叔寶與世充相殺。自己與丘行恭段志玄。竟抄到世充陣背後。大呼砍殺。這王世充部下。有聞得秦王威

名的。便不敢戰。躲了。有的道。拿得秦王。必有重賞。他又見跟隨的人少。抵死殺來。秦王與這數十精騎。奮力砍殺。要冲出陣前。只見正戰時。段志玄馬一個前失。把志玄跌下馬來。盔都跌去。段志玄急跳起身時。被他趕出。兩個將官。揪了頭髮。拿去了。秦王看了大怒。急縱馬趕來。不隄防側邊轉一個小將。只一箭正中馬項下。這馬登時倒地。秦王忙跳下馬。那將官已縱馬趕去。挺鎗亂刺。秦王正難躲避。却得丘行恭一箭已到。恰中了那人咽喉。先

倒地不活了。行恭忙去收他馬。這馬見身上一鬆，已直從本陣走去。抓他不着。行恭只得把自己坐的馬讓與秦王。自己步行。要砍出陣前。奈是人少。却見段志玄又飛馬趕來。恰是段志玄被這兩個小將拿住。也不顧他行得動。行不動。一人一隻手抓了他頭髮。忙渡洛水。段志玄俟他將到水邊。把身向上一攬。復向下一縋。這兩個將官捉身不住。攔下馬來。他便乘勢騎了他一疋馬。跨了他一疋馬。奔出陣來。恰好遇着秦王。便將跨的馬讓與丘行恭。三個人大刀闊斧從陣背後砍出。與屈突通、尉遲叔寶合着。正是

雙龍復遇延津裏。怒鬣揚髯飛上天。

王世充部下兵也抵死相殺。戰了三四个時辰。支撐不住。纒退。被唐兵追趕到城下。斬有七千多首級。回兵。到了次日。王世充冲天冠絳紗袍。領兵到右掖門外洛水邊排陣。正在那廂指揮。忽然側邊一个將官手挺鉄槩。攔着王世充胸。只一槩棚來。一來王世充袍裏有細甲三重。二來他也是慣戰。

之人隨勢一側。槩就空過去了。那將官見槩不傷也。便回馬就跑。要奔唐軍。爭奈阻了洛水。沿河尋着渡處。馬在水裡行了三五步。那廂惱了王世充。差上許多將官。飛馬來抓。被抓了轉去。却是唐驃騎將軍王懷文。前時出哨。被鄭兵拿去。鄭王就留他在左右。不期他蓄意要害鄭王。鄭王見拿到大馬道。你這賊子。我推心待你。你怎反來害我。王懷文道。我是唐將。怎降你這賊人。可惜適才糊不死你這賊徒。世充大怒。將來亂刀剝了。正是

可憐爲國忘身士。敵未亡時身已亡。

王世充雖不曾中傷。也混了半日。分付且回京城。因是外邊各路告急。差下單雄信往河陽去救守懷州。宋王王泰。撞了總管王君廓。大殺一陣。奪了懷州。直追趕到轅轅。單單救得个宋王王泰。回洛陽。差楊公卿到虎牢去救荆王王行本。兵不曾到。他部下司兵叫做沈悅。已向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麾下納降。世勣連夜帶精兵三千去取虎牢。到城邊。城門大開。把个王行本在睡夢中細縛起。

來已得了虎牢。楊公卿救應不迭。洛陽城外團團都是唐兵。唐兵在城外團團掘了濠。濠中泥堆做了小牆。阻住鄭兵出入。那鄭王才德沒些。奸狡頗會。與這于將士在城製造備禦器械。做就大砲。砲裡邊藏有石塊。可每塊重有三五十斤。打出來有二百步遠。莫說人打着。打做齏粉。便落在地上也。打有五七尺深坑。八弓弩箭。弩箭上邊頭是一把錐子。射來臂膊上。臂膊也可錐斷。几个兵攀着弦發一發。也有五百步。唐兵也只在五百步外安營。

城裏鄭王父子不時巡視。差人緝訪。畧有可疑的都將來殺了。所以城中有幾起要獻城降唐的。都不能成事。似此攻守數月。城裡守的固是困倦。城外攻的亦是疲敝。總管劉弘基到中軍帳。見秦王道。王世充死守。一時難下。我兵相持日久。也都勞苦思歸。不若暫回。再圖後舉。秦王道。總管差矣。我兵大舉而來。盡破他附近州縣。止存孤城。自不能久。若撤兵回去。已降州縣安。保不復歸他。那時更難爲力了。凡事沒有个不一勞而永逸的。今功在

垂成。我斷斷不棄。叔寶與李世勣也道。洛陽兵糧救兵都絕。不降必破。這不當退。這是

爲山已九仞。

豈可虧一簣。

秦王傳下號令道。敢有言班師的。斬首示衆。衆將都不敢提起一個退字。只是每日在城外巡邏。防他偷營。或是出兵衝突。唐王也是屯兵許久。恐怕糧運不繼。大功難成。着秦王酌議。秦王立定主意。道。不破洛陽。定不回兵。又差人賫書與鄭王。叫他作速投降。還可保全一城生靈。鄭王提起個戰守

二字。覺勢頭做不來。說一個降字。覺得羞慙。不好說。不到急處。如何肯做這節事情。召這唐朝文武計議。朝中段達是隋臣。老了沒甚用。不敢主張。宋際原自稱迦樓羅王。向在荊州沔陽地方起兵。一路不帶糧食。只是把人做飯米。少壯的人。叫做兩脚羊。孩子叫和骨爛。殘虐異常。唐主卽位。已來上表稱臣。唐主差下一員學士段確去招諭。他一言不合。煮將來吃了。唐主大怒。發兵征討。兵敗逃入洛陽。是不願降唐的了。單雄信自道與唐家有殺

兄之仇。又況且在魏宣武陵。追趕秦王。秦王几乎喪命。料秦王畢竟惱他。也不肯降唐。議論時。道大丈夫南面稱孤。何顏一旦屈膝人下。昔日李魏公歸唐。如今安在。聖上須自作主張。唯有結連夏主。求他來救。唇亡齒寒。他也未免不動心。他若肯來。他部下都是山東冀北精兵。況且養銳已久。秦王久在堅城之下。部下軍士志懈力疲。內外夾攻。未有不破。聖上與其屈身于仇人。不若折節于夏王。王世充道。我已差代王同長孫安世前往求他。他

雖應允。却不發兵來。如之奈何。楊公卿道。夏王尚義。他又恃部下將士猛勇。斷斷肯來。只是他那邊一個祭酒凌敬。做人古拙。做事持重。怕不勸他來。況且他新破孟海公。將士疲弊。也不肯戰。除非聖上再差人多帶珍寶。着長孫安世去訪夏主謀臣。勇將從中攬掇。肯來的多。凌祭酒也阻不住。這是

賄賂已通伯嚭。

忠言何惧伍胥。

事到其間。王世充只得發了許多金寶。差人潛到夏國。付與代王。叫他行事。代王先買囑了他一個

中書侍郎劉彬并他部將張奇特同秋石瓚一千。然後進見。道洛陽危在旦夕。求發兵拯救。竇建德道救隣邦存危國。這也是美名。但我久與唐國講和。前在黎陽拿他兄弟神通。妹子同安公主。都已送還。豈可又起兵端。着王琬暫出。與羣臣計議。劉彬道。亡隋失國。天下分崩。關中歸唐。河南歸鄭。河北歸夏。共成鼎足。今唐兵伐鄭。已經半年。鄭地日蹙。唐勢日強。鄭若不支。必為唐破。鄭破夏兵為敵。難以獨立。不如發兵往內外夾攻。可以取勝。既已

勝唐威名在我。乘機置事。鄭可取。取之合兩地之兵。以乘唐兵之疲老。關中可取。天下可平。這幾句話說得建德鼓掌稱快。只見凌敬道。然雖如此。我兵新破孟海公來。也是疲老。不若差人通一封書與唐。勸他息兵。他若肯從。一紙書存了一國恩威。都已在我。他若不從。然後大舉。這是先禮後兵。且延俄之間。亦可以休養我兵士。待戰。張青特道。世民這廝。少年恃勇。豈有輕易听人。還須以大兵深入唐境。使他畏懼。然後肯從。竇建德听了。一面差

侍郎李大師前往洛陽見秦王。一面發兵打破管州地方。殺了唐刺史郭士安。又打破滎陽。翟水陸並進。鄭王兄弟王世辯在徐州。差大將郭士衡前來迎接。合兵十有數萬。屯住成臯。待秦王的回覆。

待把干戈戒盟好。

擬將談笑息兵鋒。

李大師到秦王軍中。呈上書。是請秦王退兵潼關。還所侵鄭國之地。各修隣好。秦王看了大笑起來。道好笑。你會做人情討好。我不會做人情要條說。

若教我退兵潼關。我也不必來。若還了王世充地。當先何必苦爭。是明明妄自尊大。把我做孩子看成。留下李大師。召各文武將吏來議這節事。眾將沒有開口。先是兩個記室。一個郭孝恪。道洛陽破亡。只在目下。建德不量遠來相救。這天意要大王滅這兩國。機會在此。不可輕失。但當先據武牢。伺間而動。一個薛收道。世充劇賊部下。又是江淮敢戰之士。但缺了糧餉。所以困守孤城。坐以待斃。若放建德來與之相合。建德以糧濟助世充。則賊勢。



愈強不可為矣。如今只宜分兵圍住洛陽。大王自領精銳先據成臯。養威蓄銳以逸待勞。建德可破。既破建德先聲奪人。世克自面縛麾下。豈可听其連和失此機會。這是

禁闔有頗牧

胸中富甲兵

謀畧中机官

談笑傾堅城

秦王道二君之言正合我意。只有箇突通。他心裏不然。想道這兩個書生不曉得馬是怎麼騎。刀是怎麼使。躲在营中不知我們陣上的苦。一味嚼渣。

渣耐不住。上前道世克乘城拒守。建德乘銳遠來。我兵處此怕不腹背受敵。依小將言之。還是暫退。此時還有個蕭瑀與封德彝稱贊道。屈突將軍老于兵事。其言不可不听。秦王道。這事不然。王世克食盡兵摧。人無固志。再困他几時。自然可克。建德初破孟海公。自謂勢如破竹。將士意氣頗驕。不知精力已敝。況且道路奔馳。我如今只先據虎牢。斷其咽喉。建德若來。冒險爭鋒。破之最易。若他遲疑不進。洛陽不消旬月。必然內潰。洛陽既得。我勢越

大以取建德。又何難哉。此舉我知必是兩利。不可多猜。若少遲滯。建德先取虎牢。新降各城。未免不生異志。兩賊合力攻我。勝負難知。這斷不容輕退。縱賊叔寶等听了。都願輕兵先向虎牢。屈突通道。如若要往虎牢。建德兵多也。須全軍相敵。當解圍前去。秦王笑道。我若解圍。是縱世充來掩襲我後軍了。這是。

猛虎難教出柙。

飢鷹豈可解絲。

秦王留屈突通與齊王元吉圍守洛陽。戒他不要與世充廝殺。自己全裝貫帶。挑選精兵三千五百。與叔寶尉遲李世勣程知節去據虎牢。自北印抵河陽。向鞏縣前去。那鄭王站在城上。看見唐營發兵。也不知是甚緣故。秦王早已帶將士到虎牢去了。

彈碁皆國手。

阿誰得先着。

總評

行兵或戰或守。或進或退。都要得勝算。唐圍洛陽。怕是鄭夏合兵。却退兵讓他一來一出。有是

理乎。屈突通只是個庸將。所以不能爲隋守河東。卒爲唐所擒。若郭孝恪之守虎牢。薛收之分兵圍洛。先據成臯。豈是老生常談。雖然國之興亡。事之成敗。又全由主之決斷。能斷從。郭薛之言。則建德敗而世充亦敗。不能斷從。屈突通蕭瑀之言。無論舉前功而盡喪。即使捲土重來。不知又費多少氣力。大約典王之國多謀臣。與王之國多主斷。

劉彬議論亦是說得好听。但量力而不度。知人事而不知天命。

第五十八回

秦王虎牢扼要

建德汎水就擒

磨牙兩虎聞方酣。怒目炯眈眈。傍觀何事妄相  
探。悲伊直甚慙。撩頭自謂勇兒男。鵲蚌怱心  
貪。一朝血肉委層嵐。千秋貽笑談。

右阮郎歸

春秋時卞莊子刺兩虎。他何曾刺得兩個。當兩虎  
相聞時。小死大傷。那死的何消刺。只刺得一個傷。  
的。這傷的。又何須多大力氣對副。這真是一舉兩

隋

卷十二

第五十八回

二十七

得竇建德貪着。一個濟弱扶危的名來。少着兵逼虎牢。與王世充相應。直縶住秦王。大兵自却由太行取路攻汾晉。這是孫贖救韓。不向韓卻攻魏。方法若屯兵虎牢。養威蓄銳。彼秦王破世充。士卒驕疲。出兵掩殺。可以勝唐。復取洛陽。也不可。知這便是劉裕破姚泓。取閩中。兩邊爭戰。力敵夏王勃勃。乘而奪之。故事可惜。建德不用不早向虎牢。却已爲秦王佔住。這秦王到虎牢。見夏兵未來。滿心歡喜。道這賊不知疾趨據險。也是無謀之人。却又不

女坐城中。早帶了五百人馬。行出虎牢。二十多里來。觀建德營寨。却又不都帶在身。只叫李世勣。秦叔寶。程知節。帶了隨路埋伏。自己與尉遲。帶了齊國遠。李如珪。共是四騎。直向竇建德營中來。李如珪道。我寡賊衆。若到賊營。恐其追逼。秦王道。有我的箭。尉遲的槊。便是百萬賊兵。何妨。正是

所見無堅敵

輕騎自在行

離建德營三四里。撞着他一支出哨人馬。百餘個馬軍。參前落後。擁着一個將官來。這秦王更不消

事大聲道。我唐國秦王。快叫建德來決戰。也不曾  
說完。一箭把這將官射下馬去。部下无主。走去飛  
報與夏王營中。秦王偏又不走。緩緩還向夏營來。  
只見夏營中飛出兩支人馬。是建德差下驍將殷  
秋石瓚。各帶三千人馬追來。秦王與敬德也不慌。  
忙帶着馬慢慢走。會趕的趕得近的。便與他一箭  
一箭去。就射殺一個人。這些兵見前邊射殺了一  
個。也在一住馬。秦王也住一住馬。後邊催得緊。只  
得趕上几步。秦王也走上几步。是個誘敵之計。這

人不解說也。還追來。只見追到一個山嘴轉角處。  
一聲砲响。徐世勣殺將出來。殺了他百數人。合做  
一隊走。也不上二百人。殷秋與石瓚道。他雖有伏。  
却不多。怎生我五六千人。拿不他着。反爲他傷了  
人。還追去。追不上一二里。到一座林子裏。是一聲  
砲。程知節殺來。也乘他不備。砍了百多人。如今秦  
王合有三百多人了。殷秋道。便再走出十隊伏兵。  
來也。抵不過我們部下。還趕着拿了。是正追時。却  
是一派平陽之地。又是一聲喊。却是叔寶。他伏在

地溝中。并平地低窪處。把身子睡倒。追兵只走大道。沒人去看他。他待追兵將完。殺將出來。殷秋石瓚正在後邊督着兵趕。不曾提防。他馬來得快。只一簡。打在殷秋馬腿上。馬負疼。一掀。跌下馬來。被從兵拿了。石瓚慌張。舞刀來迎。一簡打着刀。石瓚手上虎口擊裂。大刀落地。叔寶馬逼一逼。提過馬來。主將已拿。部下便漫散了。又殺去了百多人馬。秦王得勝而回。這一個信。更其已都害怕了。秦王又寫下一封書。就差原使臣李士師賞回道。

趙魏之地。久爲我有。

足下橫相侵奪。但以淮安兒禮。公主得歸。故相與

坦懷釋怨。世克項與

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

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

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女勞未通。

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

雖悔難追。

建德看了書。一時要進不能。要退時。一團興發。兵

來。怎就回去。正躊躇時。哨馬報大將軍張青特督領糧車。被秦王差將官王君廓。從小路抄來。黑夜劫營。拿去張將軍糧車。盡行燒燬。建德道這廝這等無禮。怎與干休。忙召部下計議。一時文武俱集。祭酒凌敬道。虎牢地險。一時難進。大王不若悉部下渡河。先取懷州河陽。使大將守之。使秦王兵不敢動。然後更建旗鼓。踰太行山。入上黨。掠汾晉二州。直取蒲津。如此一則。入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一則地日廣。形勢日彊。疆疆則歸。中原震驚。鄭國可

解。此是今時上策。夏王道。世民有勇多謀。我部下將士雖多。恐沒个與他相抗的。只見王琬與長孫安世跪過來。再三哀求道。東都危在旦夕。倘大王遠駕關中。秦王兵不回。奈何。還求大王速發。眼淚都哭將下來。部下將官都得了王琬餽送。又自起兵來。都得利。看得戰是容易事。范願劉黑闥一班便道。見敵不戰。遠走關中。這也非策。目下糧運尚且被劫。關中路遠。還恐兵糧不繼。高雅賢道。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凌祭酒書生。安知兵事。如今只打



破虎牢往救洛陽。夏王道：人心就是天意。衆人銳意出戰，就是天意贊我。往攻虎牢，必大捷，不須異意。凌祭酒又再三說道：不該攻虎牢。建德不聽，還激了他怒，又出帳外。凌祭酒見事，不好，便棄官去了。

書獻忠謀，閉不應。却依勇士，恣憑陵。

直教獨立烏江口，方悔當時拂范增。

建德回到帳中，他僞后曹氏相隨在軍中。問建德道：適纔凌祭酒之言，極是有理。大王自滏口進兵，乘着唐兵不備，連營漸進，規取山北地方。還與突厥連和，抄他關中。唐國所仗，只一個秦王。畢竟撤他回救，根本那時鄭國之圍，自解。若只屯兵在此，秦王他把輕兵扼住咽喉，重兵圍守洛陽。我却不，能飛渡。徒自老師費財，何濟于事。建德笑道：凌敬書生之談，皇后女子之見，怪道相合。我兵原爲救鄭國，正在倒懸，不能旦夕。我捨之遠去，是畏敵而弃信了。一世民小子，我不能勝他，還整取關中。皇后母得多言，曹后也不敢苦諫。正是

芻蕘有至計。

無奈主心偏。

建德軍中將士得了王世充賄賂。大家無日不攬  
援出戰。秦王軍中聞得洛陽差楊公卿單雄信來  
劫齊王元吉營。大戰一夜。營雖不曾劫得。也戰歿  
一員總管盧君悌。秦王心掛洛陽。也要一戰。決個  
雌雄。停了數日。建德帶領部下。自板渚地方來到  
中口谷。分遣將士布下大陣。北首到河南首。到鵲  
山。排有二十多里。秦王部下這千將士。見了也有  
些胆怯。道。便是二十里。葱菜動也不動。也得許多。

氣力砍他。況且我要殺他。他也要殺我。却也是節  
怕事。秦王只不動心。看了一個高丘。立馬在上邊  
一望。道。這賊自山東起兵來。不過攻些小小賊寇。  
不曾見大陣。如今他來。沒些部伍紀律。只趁得這  
一時銳氣。待到午時。人心懈怠。却又飢餒。畢竟退  
回。我這追擊。自然大勝。我且靜以待之。建德見唐  
兵不動。先調三百兵。渡了汜水。直趕到唐營相近。  
討戰。鄭國代王琬也自己帶親隨兵馬。立在陣後。  
來監戰。報到唐營。秦王差王君廓領長鎗手二百。

與他交鋒。自己也帶部下一千將官。在陣後監戰。這王君廓與夏兵大戰。正在不分勝負。只見王琬帶了束髮金冠。錦袍金甲。騎了隋煬帝向來騎坐大宛國進貢的驄馬。在門旗後影來影去。這馬呵

色奪遠天青。

奔騰似羽輕。

瑩瑩飛血汗。

萬里欲橫行。

秦王看見道。這將軍騎的好一疋馬。真良馬也。尉遲在。便道。大王說此馬好。待小將取來。秦王道。不可。不可。豈可因良馬失一壯士。敬德道。斷然不。失兩隻腿。把馬一夾。直奔夏陣來。傍邊有兩個將官。高醜生。梁建方。怕尉遲有失也。拍馬隨來。王琬還接着韁。在那廂看戰。只聽得耳朶喝一聲。那裏走。似捉小雞一般。被敬德捉過馬去。這馬正要走。被敬德靴尖鈎住韁繩。高醜生已到。帶了馬一齊歸陣。夏陣這三百兵。見唐將在陣背後拿了一個人去。吃了一驚。無心戀戰。流水退回。總是敬德他

呵

拔山有雄力。

捉將如探囊。

夏陣上兵馬四更造飯。天明結陣。五月天氣日又長。天又熱。立到午時。肚飢口渴。身子又疲。也有坐的。也有離了步伍。河邊吃水的。將次回了。秦王着宇文士及領三百馬兵。往他陣邊掠過。若他兵堅立不動。勢尚未可乘。爾且亟歸。若他陣中驚動。你可竟往東去。我率兵來了。宇文士及兵到陣前。果然夏兵陣動。秦王自己便帶了輕騎先過汜水。直冲夏陣。分付大兵隨進。

晉將破堅陣

一舉靖烽烟

好笑建德。照日下令。催兵馬排陣。倚着唐兵不來。且在陣中朝見。起羣臣來。豈不迂濶。羣臣正在拜舞。只見秦王已砍到陣前。建德聞報。忙傳旨騎兵拒敵。又被這千朝臣。鸞行鴨步。阻住。及至聽得唐兵到。驚得這千朝臣不脫朝衣朝冠。亂跑放得騎兵出來。唐兵已到行殿。建德舒展不來。只得退到東陂聚兵。秦王領兵追來。此時夏兵還多。排得陣也厚。那淮陽王道玄。飛身陷陣。直殺入夏王陣中。往這幾次。身上着有數十枝箭。猶自廝殺。秦王見

他人馬都中箭。把自己副馬與他騎了。叫他與竇軌王君廓。一于在陣前相持。自己帶了叔寶尉遲史大奈程知節。直殺到夏兵陣後。扯起大唐旗號。前後夾攻。建德將士見了大驚。當不得兩下來殺。喊一聲。就是天崩地裂。散去了。唐兵追趕三十里。斬他首級萬餘。只說建德已逃。正要收軍。不期兵到。見唐兵來。伏脫去朝衣朝冠。自己與將校一般打扮。來決戰。正戰時。中了一鎗。心尋護駕將士亂亂的都已走散。要走出來。怕亂軍。再中一鎗。馬下了性命。見牛口渚中有些蘆柴。可以潛身。便往裏一鑽。那知身上這付金甲晃亮。動了人眼。唐軍中望見。知是一員將官。逃在此處。當有兩個車騎將軍白士讓揚武威。縱馬起來。舉渾鉄槊往蘆林中亂搗。竇建德在蘆林中要殺出來。身負重傷。又肚中飢餓。廝殺不過。若在裏邊。又怕糊。只得大叫道。我便是夏王。那個將軍。若能相救。我平分河北。富貴共享。揚武威道。這等出來。我們救你。只不要富貴時。忘了我們。建德走得出來。被他一把搶將

下馬將來綁縛。把腳都拴在馬上。恰好兩個的從兵已至。一齊簇擁了回轉大寨。

垂衣河北儘悠游。何事橫戈浪結仇。

懷諫逞強誰與救。可憐束手作俘囚。

回到大寨。各將都在那邊獻功傳報道。拿得夏王。竇建德來。衆將不信。連秦王也不以爲然。只見楊武威與白士讓押了建德。直至中軍。衆人看果是建德。他也不跪。秦王見了。笑道。我自征討王世充。與汝何干。却越境而來。犯我兵鋒。建德也沒得說。沒奈何。只得說句諢話。道。今不自來。恐煩遠取。秦王又笑一笑。叫監在後寨。

幾年血戰逞英雄。獨向燕齊起帝宮。

爲念唇亡妄相救。誰知先自入牢籠。

建德部下被拿的有五萬餘人。秦王都叫放了。任他回轉鄉里。衆將道。這千都是從征將士。若不殺放還。他日又與我爲敵。秦王道。殺之可惜。竇建德也是個草澤英雄。有衆二十萬。敗亡至此。那一個還敢收合來與我戰。止有先時尉遲拿來的鄭國。

代王琬臨陣拿來的鄭國使臣長孫安世王辨差  
來的夏王收洛陽的大將郭士衡都與夏王同收  
在後寨其餘放去正使他傳我恩威山東河北可  
不戰而下了諸將皆心服正是

勢成拉朽人心裂

何必殘民妄殺傷

夏兵潰散還有建德之妻曹氏與他左僕射齊善  
行逃回洛州跟隨的也不上數百部下紛紛有的  
要推尊曹后作主起兵恢復有的道是恢復是做  
不來的事還逃到豆子齏做強盜好只有齊善行

道恢復固是難事盜賊也非了局只爲隋氏暴虐  
我們不得已爲亂在草野苟且求生今天命歸唐  
秦王蓋世英雄平定河北兵精馬壯一朝爲他擒  
滅易如反掌我等一人看此事勢守也無成逃也  
不免何苦又塗炭生民主張勸曹后盡散兵馬向  
秦王投降又怕散去士卒沿途剽掠將府庫段疋  
盡行給賞叫他回去務農或是經商再不可爲盜  
先是隋煬帝有傳國八璽及隋臣裴矩一手建德  
破了宇文化及都歸了夏國齊善行至此奉了建

德妻曹氏。及八璽一應。破宇文化及得的珍寶。帶領裴矩曹氏兄弟曹旦。都來歸降。還有未曾降州縣。建威當日拿了唐淮安王神通。羈留他在博州。如今刺史高士羨見建德勢敗。推尊他出來做唐山東安撫大使。說諭各處州縣。共有三十多州都聽淮安王約束。歸唐。建德所佔據的地方都已平定了。

苦征惡戰爭何益。

天命歸時地亦歸。

若使建德肯依了凌敬。分兵撥了秦王。自己或自太行犯關中。或是河北結連突厥犯關中。唐朝精兵猛將都在東都。在朝不過裴寂一千。如何撐架。就是流水調秦王回時。王世充也還要發兵追趕。建德留下的兵。也要乘機邀掠。不能遽歸。就使回得。願此也要失彼。不然歛兵自守。鄭國必亡。他兵士疲敝。也得休息幾時。夏國便可練兵訓士。高城潛池。豈至一旦勢成。瓦解。這都是天意歸唐。何嘗沒有忠謀秘計人。自不用以致于亡。夏亡這王世充越發不能支了。



總評

天命在唐。建德來也。不來也。但其不聽凌敬曹氏。亾愈速耳。

太宗勝人處。嘗在以身先人。以奇兵出陣後。能審不為敵先。不為敵後。此所以不數年而天下平也。

第五十九回

羽翼孤鄭王面縛

交情深叔寶割股

詩曰

驕兵一戰已摧殘

惆悵唇亾齒欲寒

洛水干戈流恨遠

洛城樓櫓帶愁看

勢同押虎歸囑苦

形似縑鷹欲舉難

除却背城唯面縛

東都王氣冷漫漫

天下事。只靠得自己。如何靠得人。靠人時。不知看他多少臉。及至就緒時。還恐連他立不住。如何

濟得我。

太陽一出。冰山倒。

浪倚冰山作泰山。

竇建德戰敗消息已傳到洛陽城裏。還不信。道夏王兵多將廣。百戰百勝。如何也至失利。將信將疑之間。只見自鞏縣到北邙山一帶。旌旗蔽日。金鼓振天。秦王大兵已到了。守城軍士請鄭王上城觀看。鄭王道。秦王兵回夏王兵一定敗去了。正凝睛時。唐陣上骨碌碌推出四輛囚車。一輛上代王王琬。一輛上長孫安世。一輛上郭士衡。這鄭王都認得的。只一輛上這人不認得。却聽得秦叔寶尉遲恭押着囚車。大聲道。洛城中將士黎民。你們靠着夏王救援。還是這等死守。如今夏王已被我們拿來。了。你們若不見机。打破城池。這也便是你們榜樣。鄭王聽了。知囚車裏面是夏王。竇建德驚得四肢難舉。撲簌簌落下淚來。攀着賊梁頭叫道。夏王夏王。是寡人誤了你。怕不日也與你一般。夏王也在城外叫道。寡人也只爲義氣。提兵遠來。不料天命不助。反爲所擒。這也是天亡我國了。彼此都

落了許多眼淚。王琬又叫道：「叔父可憐，怎生救得我？好！鄭王聽了一發淚如湧泉，道：『我若救得你，我先自救了。』正是：

相看徒有泪。

無計脫羈囚。

此時城中士氣頹喪也。沒個敢思量出兵來爭奪。這兩個將官押了四輛囚車，沿城推轉，叫喚城上兵士看了無不嘆氣連聲。王世充要守沒個守的，心了。正推時，忽然秦王傳令叫取長孫安世，屏遲恭將他押到軍中。秦王叫放出囚車，給與衣帽，叫

他進城對王世充說：『能戰即戰，能守即守。』守難戰難，守不如速降。莫待打破城池，必遭殺戮。又給與鞍馬。長孫安世辭了秦王，直到城下。城上把索子吊他入城。長孫安世闖入大殿，見了鄭王，拜伏在地。放聲大哭，道：『小臣與代王在夏國百端哀求，又用重賄，央及衆臣贊助，纔起得兵。不料到虎牢，又被秦王把住險要，不得進來。及至出兵大戰，夏王部下雄兵三十萬，戰將數千員，在洛水排陣，也有二十里遠近。初時秦王只是不戰，到下午忽然發兵。

相殺。自己領兵抄出陣後夾攻。以致大兵盡潰。夏王也逃到牛口渚了。又被他部下將士生擒。這非臣不効力。也是天意。鄭王聽了。便向眾人問計。眾人中大半不敢做聲。只有單雄信道。城中糧盡。且城池寬大。人少守不來。守時還恐人心驚懼。不能固守。襄陽有魏王在彼。是個魚米之地。不若帶領精銳之兵突圍而出。若到襄陽。杞玉還在徐州。還可成犄角。若投降這事可耻。若固守。怕坐以待斃。唯王主張。王世充道。此去襄陽路尚遙遠。不惟唐兵在城下連營。困守難以殺出。况所過地方多半降唐。塗路恐有阻礙。單雄信道。憑着小將這條槩。當先大王與太子保宮眷在後。怕也殺得出去。鄭王也待撇下三宮六院。洛陽宮殿。只父子親人。殺向襄陽。只見部下衆將道。我等所靠。只是夏王。夏王已擒。如今莫論殺不出。便殺得出。怕也做不事。來况人心已離。在路安能保無逃散。到得襄陽。鄭王聽了。嘆息道。若是守又不能。戰又不可。將如之何。諸卿意思。是要我降了。言罷。掩淚入宮。

天命既移奈若何。越王曾此淚滂沱。

如今寥落渾相似。富貴榮華得几多。

恐怕停留。城中有變。就差長孫安世到唐營見秦王。道情愿投降。只求免死。秦王准了。鄭王分付各門都豎降旗。大開城門。自己素服紗帽。帶領太子玄應。文武將吏。共有二千多人。都到軍門謁見。營前明盔明甲。軍士擺有數萬。到軍門。營門將官稟報。發令旗令。進軍門。進門來。兩行都是錦衣花帽。的刀斧手。把刀都交相架着。王世充一十都從刀

刃鎖進去。過得去。將到帳下。都是些帶刀將官戎粧。刀都出鞘。站在兩傍。帳外站的是秦叔寶。一千帳裏立的是屈突通。一千中間虎皮交椅。坐着的。是秦王。左首側坐是齊王元吉。王世充離帳五七十步也。就膝行到帳下也。就俯伏。秦王從容步下來。叫他請起。笑道。卿平日只以童子待我。今日見童子怎生樣恭敬。王世充連叩上幾個頭道。肉眼不識太山。自惹罪戾。望大王寬恩大度。曲赦小臣。秦王一笑。扶起。參拜了。賜坐。以下世充子侄

將士都以次見。秦王都令暫回。明日入城。撫安黎庶。自古道。

尼父猶然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

次日秦王進城。洛陽城中百姓扶老携幼。都頭頂着香爐迎接。秦王預先分發將官把守城門。分管街市。大懸榜文。禁止軍士擄掠。違者立斬。差記室房玄齡進中書門下省。收圖籍制誥。蕭瑀竇軌封府庫所有金帛。差宇文士及。薛收。班賜有功。及從征將士。秦叔寶尉遲恭。運回洛倉餘米。軫恤城中百姓。元文都盧楚。一千枉被王世充殺害的。都與收葬。還與祭壇。這是。

大賚彰周德。

封于着主恩。

仁聲淪兆庶。

威令振乾坤。

行了這些恩典。秦王道。段達隋國大臣。却助世充篡位弑君。朱粲殘殺不辜。殺唐使命。楊公卿郭士衡。單雄信。張童兒。郭善才。一千都黨惡害民。法宜斬首。傳令差人拿捉。在市曹取決。此時單雄信。他意原不欲降唐。但一時要殺出他處去。去也不能。

却又想起在魏宣武陵時。几乎把秦王刺死。心裏也不安。待去望叔寶。知節世勣。又道當日叔寶知節要我投唐。我決意不從。投了鄭國。他三人後邊矣。鄭而去。做了唐朝佐命。我却做亡國之臣。何面目相見。自悶坐在家裏。倒是叔寶三人約了來。見始初。猶自託病。因他三人苦苦要見。纔肯出來。一見單雄信道。一別以後。便是雲泥之隔。三兄都作了佐命元勣。我如今是亡國俘虜。死生在旦夕。怎肯來看我。李世勣道。單二哥。怎說這話。我們一千兄弟。原擬患難相從。生死與共。不意魏公伯當先亡。其餘散在四方。止我數人。昔爲兩國。今作一家。豈有不相看之理。況且以兄才力。若爲唐建功。安知不是佐命之人。三個人送了些禮物。正在叙說別後事情。只見外邊報秦王今旨。差旗牌來抓拿單將軍。單雄信道。三兄何如。我道。必不能容我也。是不怕死的。只家中妻子累三兄看管。世勣道。不妨有我三人在此。叫旗牌官進來。旗牌見了三位。叔寶道。單爺是我三人生死之交。我等自行保奏。

不得動手。正是

憑他舌劍唇鎗。

要脫天羅地網。

旗牌道。三位爺講。旗牌豈敢不從。只是奉有令旨。捉拿。豈敢有違。旗牌有一計。旗牌若與單爺先去。怕三位爺一時進見不迭。不能相救。如今讓三位爺先行。去見大王。旗牌也不敢綁縛。只伴着單爺同到軍中。若三位爺講。听罷了。旗牌敢不做情。知節連聲道。有理。只是單雄信道。三位兄弟。想我已犯了。死着了。怕三個兄弟也了。不事來了。秦叔寶道。好歹在我三兄弟身上。畢竟要救二哥哥性命。三個跳上馬。飛奔宮門。要見秦王。秦王令進相見。三個參拜已了。叔寶道。末將啓大王。鄭將軍單雄信。武勇出秦瓊上。儘堪驅使。前日不度天命。在宣武陵有犯大駕。今蒙擒拿。末將三人。俱與他有生歿之交。立誓患難相救。只得懇求大王。開與生路。使他與末將等一齊報効。秦王道。前日宣武陵之事。臣各爲主。我也不責備他。但此人心懷反覆。輕于去就。今雖投伏。後必叛亂。不得不除。程知節道。大王



若疑他有異心。小將三人願將三家家口保他。他如謀反。一起連坐。秦王道。軍令已出。不可有違。徐世勣道。大王招降納畔。如小將輩俱自異國。得備左右。今日殺雄信。誰復有來降者。且春生秋殺。俱是大王可殺。則殺可生。則生何必拘執。秦王道。雄信必不為我用。斷不可留。猛虎在押。不為驅除。待其咆哮。悔亦何益。三將叩頭哀求。願納還三人官誥。以贖其死。叔寶涕泣如雨。願以身代死。秦王心中不說出。終久為宣武陵之事。不映在心。道三將軍所請。終是私情。我這國法。在所不廢。固執不聽。

誅降固非策。

亂源所當塞。

肯學婦人仁。

釀禍不可測。

秦王傳旨。段達等都驅到洛水之上。斬首。號令三將。只得叩頭。請得收葬他尸首。秦王准了。還因他三人哀求道。叛人妻子。俱流嶺外。今因三將軍之故。特免流徙。三人謝了出宮。旗牌已傳出令。旗單。雄信已都綁了。正待起身。叔寶三人見了。淚眼交流。道。兄弟非不再三哀求。爭奈秦王不聽。止免得。

家口流徙。雄信道：「我料你也了不我事來。」丈夫自從軍來，便在一刀一鎗中做事業，免不得斷頭截頸。這也何足惜！就隨衆人同到洛水之上，都有妻子部曲來送的。只有朱粲向來吃人，自到洛陽，每日早晚在他衙門前過的，順便也抓兩個人進去。吃王世充也禁他不下。這日被害的妻子也來送他。他口裏啼哭，手裏瓦片石塊亂打，先打一個小孩。路上也處處成堆。雄信妻子來送，世勣叔寶知節三人都到殺場上。雄信教妻子過來，見了三個叔叔，衆人哭做一團。雄信半點眼淚也沒有，道：「不要作此兒女態。只管我兒女就是了。」叔寶三人抱了雄信大哭，叫從人拿過一把刀，一個火盆。三人輪流把自己股上肉割下來，炙在火上，熟了遞與雄信吃。道：「兄弟們誓同生死，今日不能相從，倘異日食言，不能照顧你妻子。當如此肉爲人炮炙，屠割雄信也將來吃了，不辭。」延至午時，一邊起鼓。叔寶三人只好痛哭，也留人不住，一齊砍了。可憐這一干。

才庸唯賣國。

恃勇逆天心。

勢敗難逃死。

尸橫洛水濤。

朱祭尸首。倒剗了被害的人。一頓瓦石拋打。已自成了一個大坟。首級與衆人的同在各門號令。單雄信已得許他三人收葬。三人爲他覓了沙板。將他首級仍用線連在項上。仍用冠帶殯斂。爲他開喪。就在北邙山起造坟墓。把他妻子帶回長安。以便三人看視。叔寶又想起伯當妻子與母親。知節母親尚在瓦崗。寫書與尤俊達連明。叫他燒燬寨。

將各家眷都移到洛陽。同往長安。

尤俊達在山東被竇建德阻住。要投唐不得。投喜得建德。他也愛惜豪傑。知得叔寶衆人家眷在裏邊。不來侵犯。起釁所以保全。到這時候。尤俊達見建德已平。一路無阻。率領部下。拔寨起身。星夜來至洛陽。叔寶引見秦王。秦王也各與他做驃騎將軍。職銜。叔寶與知節各人拜見自己母親。將伯當與雄信妻子安置一處。叔寶子許娶雄信的女。伯當的女。議與世勣的子。彼此都結了親。以便

往來。這明是

祇緣膠膝情難斷。故結朱陳不斷姻。

秦王既定洛陽。分差各官招諭未定。州縣世充弟  
偽杞王王世辯。做徐州行臺管轄徐宋等三十八  
州。向河南道安撫大使李大亮處投降。世充侄偽  
魏王王弘烈。偽宋王王泰。在襄陽舉襄州來降。王  
世充所佔土地。都歸了大唐。秦王訪各州縣刺史  
縣令。庸老貪殘的。都罷黜更換。其餘廉能勤慎的。  
俱還舊職。各要害處。都令總管鎮守。自己回還長  
安。一路取道潼關。直至關中。真是

去時兒女悲。

回來旂鼓旒。

借問行路人。

何如霍去病。

到長安。但見

戰輝秋月冷。馬簇夏雲橫。袍花綉錦。依然上苑  
之春。旗影分光。渾似中天之電。歌凱奏三軍。色  
喜。俘獲獻百戰功。成擒充滅竇。著奇勛。燼息烽  
消。天下定。

前面列了鼓吹旗幟。王世充竇建德。并擒來將相

大臣宗姓子任。隋家乘輿法物都排在面前。秦王錦袍金甲騎着敬德奪來的驄馬。後邊

李元吉 屈突通 竇 軌 李世勣

秦叔寶 尉遲恭 程知節 宇文士及

丘行恭 段志玄 王君廓 史大奈

白士讓 楊武威 羅士信 史萬寶

劉德威 黃羅漢 翟長孫 李君羨

李大亮 齊國遠 李如珪

初將尤俊達 連明

共二十五將俱裝貫。隨在後邊。先到太廟裏獻了俘。然後入朝。唐主御門秦王與各將官以次見了。見畢獻俘。唐主宣旨責王世充。原何負固力竭纔降。王世充叩頭道。臣固當誅。但秦王已許臣不處還望天恩保全首領。又宣旨責竇建德。道他恃強犯順。建德無辭。唐主傳旨俱着大理寺禁拘。本日大宴將士。次日傳旨王世充貶為庶人。兄弟子侄都安置蜀中。

倖免浮尸同驚令。且依石鏡聽啼鶻。

竇建德着于市曹處決。

漳南起義霸山東。自是當年蓋世雄。

怪是天心不相惹。却教都市血流紅。

後來王世充徙蜀到雍州。爲定州刺史獨孤修德所殺。其餘子侄不安。在路謀叛。亦俱被誅。

不能謀其身。且亦傾其族。

還思皇秦主。天道苦報復。

一月之間。三日之內。旣破建德。復降世充。固是秦王英明。却也是叔寶一千戮力。兩大敵旣去。天下

第六十回

二慈除秦王卽真。百戰助秦瓊錫爵。

暗鳴叱咤。抵成晉王伯。肩風霜。勞鞍馬。一朝。機事敗。寸裂。渾如瓦。何處覓。洛陽鄭主。洛州。夏。屈首居人下。抑節從驅駕。志氣小功名。大身邀朱紫。貴位列公卿。亞堪羨也。形留于古。凌烟画。

右調千秋歲

俗語道。扒得高。跌得重。就是唐主也。道化家爲國。

由汝破家。身亦由汝。曷王不成。必至身死。家族故稱鄭稱夏。能得幾時。倒不如見機的英豪。和天命的所在。傾心事他。替他戮力。驅除判亂。到後來富貴雖不大。却也腰金衣紫。廕子封妻。也成一個結局。唐主既平了世充。建德。江淮河北。已是大定。只爲殺了建德。建德舊時將士不平。見單雄信是王世充大將。不得免死。更自不安。沒來由這唐主。又去訪拿夏國舊將高雅賢一千。這干將士。就生起心。尋出他舊時將官。漢東公劉黑闥。尊他爲主。

先破了漳南縣。唐主也輕忽他。是敗亡之餘。只用淮南王神通。在山東做行臺僕射。要平定他。不知這干人存了。反也。死。不反也。死的肚腸。不要性命來殺。所以迎破鄆縣。歷亭。拿了總管王行臺。盛彥師。唐主又調幽州總管李藝。與神通合兵征勦。李總管用羅成。帶薛萬均。萬徹。作先鋒。也將高雅賢殺得大敗。不料神通兵敗。李總管獨力不支。也被黑闥敗回幽州。一路又陷了瀛州。毛州。定州。冀州。洛州。相州。黎州。衛州。邢州。趙州。魏州。殺了總管李

玄通潘道毅刺以麴稜田華取了總管李世勣拿了刺史房晃將軍張士貴秦武通刺史陳君寘程名振都望風而走兵勢大振摠是

莫欺疥癩難爲患

瞬息還貽肘腋災

唐主只得又差下秦王帶領秦叔寶羅士信一千戰將會合李藝勦除黑闥黑闥聞報就弃了相州退屯洛州因李摠管兵到鼓城只得分范願守洛州同兄弟劉十善與張若立去相殺徐河大戰被羅公子殺得大敗擒斬也有八千餘人回來不曾

到洛州又被秦叔寶去合幽州兵在列人地方截住大殺一陣洛州已是被秦王差王君廓打破佔住了黑闥大怒自己合着范願敗兵將洛州圍住日夕攻打又沿城築了甬道外拒秦王內困君廓秦王三次進兵大殺李摠管破了定滌廉趙四州來會秦王兩下合擊竟不能到城秦王憂王君廓守不城來只見羅士信道我願往守調他回來果然帶部下二百家丁拚命殺入叫王君廓乘勢殺出替了君廓守城雖然人少士信會得提調也支



持八日。爭奈老天下了一場怪雪。深有三四尺。秦王救兵不能到。黑闥倒趁這雪。破了城。士信力戰。衆寡不敵。被黑闥拿了。黑闥聞他猛勇。再三勸他投降。不肯。還把黑闥大罵。黑闥怒起。將來殺了。終得二十歲。可伶。

弱冠著威名。

揮戈神鬼驚。

一朝殉節死。

慷慨氣猶生。

秦王聞知。士信被殺。不勝痛傷。叔宝要報士信之仇。請秦王差程知節去截黑闥糧道。自與徐世。合羅公子出戰。刺傷了他左僕射高雅賢。雅賢回營身故。程知節在路會了程名振。將他冀州等處水陸糧食。陸路連狼車。燒燬。水路連船。鑿沉。相持兩月。秦王要待他食盡。回兵追他。秦叔宝道。回兵追他。固是上策。但小將看得洛水上流。可以堰住。不若小將誘他過來。發水淹之。用力不勞。可以大勝。秦王就差李如珪等守堰。秦叔宝誘敵。叔寶即帶兵到黑闥營門首大罵。單搦黑闥。要將黑闥剉尸萬段。報士信之仇。部下卻只七跣八矮。二三百

人又罵得。不堪。黑闥忙帶兵殺出。叔寶與黑闥先鋒王。小胡故意成戰。讓步下先跑。部下已盡。自己一跑。在水口。接着大隊人馬。黑闥也帶人馬來。大殺。初時。隔水放箭。後來唐兵走三五十下河來殺。水不過尺餘。黑闥見了一齊下水。唐兵就跳在岸上相殺。使他不得上岸。戰了半日。只聽得上流頭一聲砲響。唐兵盡走。黑闥兵正待上岸來追。上流頭山似高水勢冲來。登時深七八尺。這一淹可淹死萬多人。逃得上岸。都被唐兵復回砍殺。也有萬餘。黑闥只與范願帶得兵二三百兵逃去。這便是

派水陳餘敗。

樊城于禁亡。

先時。兗州賊徐圓朗。隨王世充投降。授他爲總管。這時復與黑闥相通。自称魯王。秦王旣破黑闥。移兵去攻圓朗。取了徐州。唐主憐秦王久在兵間。征伐勞苦。那齊王元吉。見黑闥已逃。圓朗窮蹙。與太子建成。願代秦王征討。他兩個做元帥的。不似秦王部下。也沒有叔寶尉遲一輩。又被他殺了貝州刺史許德讓。行軍總管淮陽王李道玄。道玄止得

十九歲也。是一員慣戰之將。山東地方盡被他復去。虧得李藝總管出兵奪回連定二州。又虧得魏徵在軍中勸太子赦黑闥。黨與連拿在軍中的都放了。所以黑闥部下都有更生之心。也都逃散。及至來對陣時。部下都棄甲來降。黑闥獨力難支。逃到饒州。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原是黑闥故人。黑闥與他的官來迎他入城。因而拿下。送太子將來殺了。臨死時道。我幸在家種菜。可保餘生。不幸爲高雅賢所誤。這是

只因一着錯

驕馬搥難追

徐圓朗聞得黑闥死也。棄城逃走。爲人所殺。山東盡平。太子與齊王班師回京。當時還有涼王李軌。占據河西五郡。他後僭稱皇帝。被唐主差安興貴。安修仁拿送長安。梁王蕭詵占據江陵。直至交廣。唐主差趙郡王孝恭與開府李靖乘他散兵歸農。直搗這蕭詵背城死戰。孝恭大敗。得李靖整兵接戰。破他水城。又用計緩他救兵。蕭詵只得出降也。送長安。杜伏威與輔公祏同起丹陽。後邊來降。伏

威封吳王。輔公祐封舒國公。伏威入朝。就在京師。公祐在丹陽作反。也是趙郡王與李靖征討。發兵這日。趙郡與衆將飲宴。偶然取水。水到面前。都變血色。衆人驚疑。趙郡王道。此公祐授首之兆。連破公祐。公祐逃至武康。被擒。梟首丹陽。自此南自嶺表。北至燕冀。東自登萊。西至金城。把罕莫不降唐了。

歷盡几年戰伐。

自成一統山河。

自古道。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俗語道。太

平原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這不但在君臣之間。連骨肉之間。也是如此。唐王當日有天下。取關中。平隴右。定洛陽。取山東。全虧得秦王。及至功成了。太子建成。忌他功高望重。怕唐主晏駕後。他有異心。與元吉商量。要害却秦王。方得無患。這元吉更欺心。攬掇建成。害了秦王。畢竟唐主要問罪。他却乘機下石。一併陷了建成。這天位却到何處去。爲他設計。先要去除秦王羽翼。文官是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張公瑾。一千武將。叔寶。尉遲程。

知節段志玄一千叔室做人極乖他見勢頭兩邊必不相容却又道疎不間親他兄弟之間不能調和怎爲他挑鬪只常託病道我數年間戰爭身上血也流去二三斗怎得不病所以建成不去忌他先將金帛去買敬德敬德不從買段志玄志玄又不從建成大惱差人去刺敬德沒個敢下手的只得合了元吉去誣陷他謀反拿來禁在天牢裡虧得秦王面駕力辨放了出來把程知節陞做康州刺史段志玄定州刺史房玄齡杜如晦都調外任要去他心腹這干人都託領憑收拾行李還未起身元吉又設下一個計較因突厥犯邊謀克元帥合李藝北征把他這干將官尉遲程知節段知玄連叔寶都調來聽用與建成計議待建成約秦王來昆明池上餞行暗將藥酒藥死這干將官在他麾下誰敢作亂這翻敬德一班都急了敬德潛自與長孫無忌進秦王宮中勸秦王秦王還念手足之情不肯衆人再三苦勸秦王還要卜得張公瑾把龜來撇在地下道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何必

用卜。秦王畢竟又召房杜兩人。先時怕事不來。直待敬德去。絕悄悄換了道士裝扮進宮。計議已定。秦王先見唐主。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謀殺臣。爲世克建德報仇。唐主道。待明日勘問。却也只是這樣說。次日自在海子內泛舟去了。秦王先在臨湖殿帶領敬德一千埋伏等他。這兩人却還倚着宮中有宮妃爲他。要來御前折辯。不期撞了秦王。身邊帶有弓箭。元吉道。一不做。二不休。來。我今日只射成了。秦王歎無對証。父王還問甚的。取出袋中弓。搭箭就射。心慌力怯。一連扯了三次。扯不消。王見他如此。也容不得情了。先一箭射來。元吉一閃。恰中了建成。一交倒地。笑是。

天位今何在。

先從地底遊。

元吉見建成死了。撥馬就走。恰好敬德閃出。將元吉一箭射下馬來。元吉也便捨了馬。打帳走到武德殿。率自己宿衛來戰。却又秦王一馬撞來。絆了樹枝。反跌在地。元吉滿心歡喜。苦是不帶得刀。奪了秦王弓。將來亂打。不期敬德趕到大喝一聲。元

吉見不是對手。撒下弓便走。不上數十步。被敬德領喉一箭。早射死了。

志傾骨肉陰謀狡。

難保榮華一命徂。

此時東宮翊衛車騎將軍馮立。齊府直府左車騎謝叔方。率領兩處精兵二千。直入玄武門。張公瑾見了。忙把門閉上。獨自拒住。他有力擔得住。兩人殺不入來。門外程知節。段志玄。又領兵到。混殺一場。馮謝兩人。又去攻秦府。又得秦叔寶拒住。大殺。尉遲敬德。又血淋漓。捉了建成元吉兩顆首級。道。

建成元吉謀反奉旨誅戮。部下將士俱免。從坐不得。党惡自取罪戾。兩處聽了。即時星散。這兩個將官也逃了。尉遲既散了衆兵。秦王又差他奏知唐主。唐主在舟中聽了。大驚。然事已到此。無可奈何。裴寂。蕭瑀。又道。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其爲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唐主先傳勅東宮齊府。並受秦王節制。先息了外邊的爭。隨召秦王撫安了。秦王

也謝罪。唐主又傳旨。建成元吉子。盡行誅戮。秦王意思。還要窮究兩府。平日發置的人。倒虧敬德與叔寶道。臣各為其主。今罪在二凶。誅之足矣。若及支党。非所以安衆心。秦王奏聞。下詔。罪止。建成元吉其餘。一無所問。馮立謝叔方。都還他舊職。次日册立秦王為皇太子。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分。

山河自合歸真主

笑是痴兒在費心

到八月。唐主竟將位禪與秦王。秦王即位。大赦天下。改武德九年。明年為貞觀元年。心這于文武諸臣。或運籌帷幄。或血戰封疆。使我得有今日。所以次叙功臣。並加顯爵。以報其功。

文臣

房玄齡左僕射梁公

杜如晦右僕射萊公

蕭瑀特進參預政事宋公

宇文士及御史大夫許公

張公瑾封納言鄒公



郭孝恪吏部侍郎  
薛收弘文館學士

武臣

屈突通蔣公兵部尚書

竇軌贊皇公管州都督

李靖魏公徐州都督

李世勣英公并州都督

尉遲恭鄂公鄜州都督

秦叔寶胡公同州都督

程知節盧公荊州都督

段志玄褒公定州都督

丘行恭鄭公曇州都督

劉弘基夔公齊州都督

王君廓彭國公華州都督

殷開山鄖公潭州都督

史大奈房州都督

白士讓振州總管

楊武威庭州總管

田留安潤州總管

齊國遠涼州總管

李如珪揚州總管

程名振右驍衛將軍

李君羨左武衛將軍

尤俊達天紀將軍

連明雲麾將軍

親王

李孝恭趙王太尉

神通淮安王司空

李道宗洛陽王

國戚

長孫無忌趙公司空

長孫順德邳公滄州都督

附馬

柴紹 譙公開儀同三司

異姓王

李藝燕郡王子襲幽州大總管

薛萬均和州都總管

薛萬徹趙州總管

尉遲南右武衛將軍

尉遲北右玉鈴衛將軍

死節

羅士信剡國公謚忠勇

王懷文贈上柱國朔州刺史

李玄通仍淮南王謚忠武錄子伏護為將軍

李道玄淮陽王謚曰壯

其封國都賜鉄券許子孫世襲父母妻俱生封死

贈叔寶曾祖某祖旭父彞並贈胡國公曾祖妣祖

妣俱贈胡國夫人母妻俱封胡國夫人童孃金甲

俱因叔室提挈童孃做了付護軍金甲做了中郎

將軍雄信王伯當妻子叔室都為養膳婚嫁當日

李密王伯當單雄信若肯似叔室相天心歸真主

也可蔭子封妻倒不如樊建威唐萬仞也豈得個

忠義却又累賈潤甫一段奇才不得大用隱遁而

去若使當日叔室隨了李密桃林一反也不免喪

身死心從了王世充也不免戮辱緣何得官拜國

公榮及妻子。到羅士信。這也雖死猶生。程知節也。虧小將與叔宝相交。搭了好伴。不然長葉林之事也。只是強盜結局。那得做得佐命功臣。就是魏徵。張公瑾也。得了秦叔宝氣力。摠之天生豪傑。必定有用。他處却也要善識天意。不然這隋氏滅亡之時。豈止一個王世克寶建德。單英雄信李密。這原是天。生豪傑不尋常。去就還須順彼蒼。好爲真人扶社稷。莫依僭竊逞強梁。兜鍪博得君恩重。介冑贏將子廕長。更是功名標史筆。傳來千古有餘香。

總評

玄武門事。只是唐主不善處。若常以叙定亂以功。早定秦王。何至如此。叔寶託病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蓋叔寶固非一勇之夫也。



